

澤震潘■



講科學與人文內含不同別致，生物科學的例子，更不是不勝枚舉。以生物科學為例，從田野派到「實驗室學派」的壁壘分明，到「活體實驗」與「離體實驗」孰優之爭，雖然難得有誰是誰非，但彼此的瞧不順眼是基本的。這種對峙現象的出現，根本上可用「古典」與「現代」，或是一非「主流」與「主流」的區分法解釋。然而自一九五三年遺傳基因的編碼，DNA雙螺旋結構被解開之後，所謂的「分子生物學」便以雷聲萬鉤之態勢，逐漸侵入生物醫學的每個領域。不論你研究的是形態、分類與解剖，還是生理、生化與藥理，都無法倖免。

大概是美國加達夫一頭象，用象鼻卷起了一條草繩，繫在樹上，然後鬆手，草繩一鬆，象就倒栽葱地栽進泥裏去了。一九五六年，該系同時聘請了兩位助理教授五年，一位是研究蝴蝶蟲出化的葉群生生物學家威爾森（E. O. Wilson, 1929- ），另一位則是發現 DNA 結構的華生（James Watson, 1928- ）。接著，生命最奧秘的共同發現人——頭銜，生命最後是出了名的：但在威爾森的自傳《大自然的獵人》（天下文化，1997）中，你才會看到實際的情形。華生一帶著一個信念來到哈佛，認為生物學必須轉換成分子及細胞所主導的科學，他「還用革命般的強烈輕蔑態度，來對待生物系其他二十四名成員中的大部分」。

對面講話時不超過五、六次。他們在走廊相會時，華生從不大打招呼；全美醫師相見時，重禮數的威爾遜很為難，最後也只有「低聲咕噥」句寒暄，草草帶過。

對於聘用新教員，華生的評語是：「只有瘋子才會想聘用生感學森。」[提到哈佛的老教授私下對威爾遜說：「以後不要再採用『生感學』這個詞，那已成為髒字眼了。』」威爾遜後來想到人類學的教訓：「當某個文化準備消滅於一官方場合，禁用母語」的，同樣的情形，個人也有親身體驗。

掌管全國醫藥研究的最前首長，在公

場專題討論中，我發現傳統活體（*in vivo*）與離體（*in vitro*）在試管中（*in test tube*）的講法，對細胞及分子生物學者來說，試管中培養的細胞也是活體，打碎之後才是離體。完全悖離了活體（*living body*）的原意。

如前所引，各式「樣樣的一兩種文化」之爭，不外乎「新興主流」與「過時傳統」的爭。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主流派在大開破舊除新之際，眼界最好長遠一些，免得到期「禍失來請野」，甚至找不回來，則悔之晚矣。

究竟講堂最後一場，李永熾與周樑楷就歷史的角度探索世界之道與臺灣之路，認為需建構臺灣住民的世界史觀，並以全球化與地區性兩方互動以創造新價值。

版出冠皇／譯鑾瑞邱／著諾艾·妮安《置位》

(家作)德有黃■

安妮·艾諾是法國當代相當有地位的女作家，至今已出版七十本作品。《位置》一書在全世界已有二十餘種譯本，多年前法國友人杜聖便鄭重推薦，如今列入當代經典系列，可謂理所當然。

《位置》英文譯名「一個男人的位置」，這個男人便是作者之父親。作者以時而傳述、時而報導的方式，穿插回憶記述，實實在在呈現出父親的年代、社會地位、言語課與生在活種種。由農家子弟、工人、到雜貨業咖啡店主，一個卑微的小人物沒沒當過一次生，卻培養出屬於卑微他的那個世界階層，專事講課寫作的女兒。認同上流社會價值觀，作者以知識份子的觀點檢視父親及社會的隔閡，並詳細杜述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小店經營，沒有任何杜撰，全是親身經歷。而全書瀰漫的父愛，由父親過世寫起，讀者始終感受濃郁的父愛，許多段落令人聯想到朱自清的散文《背影》。本書出版前，作者已有三本著作，並未受到太多注意，但從《位置》發表得獎之後，開始擁有廣大讀者，真情流露應該是最大因素。成長過程的抗拒和妥協自始至終，從而在父亡後回顧父親一生的位置，無怪乎作者表示在書寫過程沒有創作的快感，非但如此，毋寧還是痛苦的过程吧！

接著作者又發表了〈一個女人〉，納在中文譯本《位置》中，倒也未嘗不可，因為寫的是母親。前面說了的「接著」，其實是四年後，作者雖以同一主題脫逃避過擊，寫作仍較謹慎。同樣身為弱國、說話經營、同樣的嚴打榜、期待頂個雜貨店來經營，同樣的深愛女兒，作者的母親卻和父親最大不同之處卻在於：願意學習，因此兩人有知性對話。作者能升上大學階級，受高等教育，風度優雅，從事文化工作，母親是驕力女。雖是熱情女人，卻始終構母強勢，工作勤奮，勇敢熱忱。作者，努力建構母親的真實面，（一個女人）也獲得熱烈掌聲。事實上，女性經驗是作者寫作相當重要的主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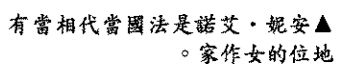
和另一個暢銷女作家妮可德聖華德（幽默公寓作者）相較，艾諾對當下法國社會問題、失業

、種族歧視、毒品、性等等，著墨不多。以《位女》而言，大略寫作內容如下：一、文學變遷——婦女及世俗大眾閱讀的文學作品；二、社會變遷——從上上代的一窮二白到上一代的小有資產、讓子女受教育、成為有品味的上等人士；三、教育——戰前小學、教會寄宿學校、外地高中；四、師範學校以及家庭教育的權權子女道德觀價值觀；五、所謂「艾諾陳述相當多低下階層所使用的、所謂粗俗不堪的字眼，作者曾經丟臉的一切卻是《位置》獨具一格的特色；五、家人互動——夫妻子女的衝突與安協、疏離與親近，在作者一幕又一幕的回憶中，沒有太多抒發感受，沒有什麼評論論理，書中有許多精彩對話，記述不同性別與不同價值觀，不同立場的不同看法和反應。

艾諾的文字直接坦誠，沒有隱晦、長短句或拐彎抹角，和普魯斯特同為追憶寫作，文字卻大異其趣，這和兩人成長背景位置不同想必有關。作品不冗長，閱讀易集中，尤其描述上下階層頗有新鮮觀點，這是熟悉的寫作題材，平凡無奇的生活瑣事一再出現，的確有令讀者無驚奇、無高潮迭起、無深刻思考的缺憾。但幸好簡潔適可而止，令人有所共鳴。

艾諾寫母親晚年寡居，搬來和女兒孫子相伴，再回到獨居，直到因阿茲海默症逝於養老院，過程感人。失智者及作者本人人察覺的遺忘令人惶恐，書寫，究竟是要的。

有當相代當國法是諾艾·妮安▲
。家作女的位地



《瑪莎的秘密筆記》蘇珊·伯恩著／盧玉譯／皇冠出版



突然其來的離異交叉與現，形成互文（intertext）關係，驚天動地的凶殺案是小說的表層文本，作者真正的高意則指向瑪莎童年因父母世離遭受創傷（trauma）的潛藏文本，兩者平行的發展揭露出瑪莎當年誣陷鄰居葛林先生為兇手的荒謬描

▲ 兩姪兒、恩伯的下筆瑪莎，結構。
書寫療。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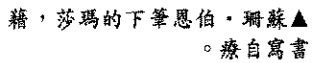
而變本加厲。至於在別墅裡搭建其它帳棚，也把瑪莎排除在外。母親在婚變的前後極度地壓抑自己的情緒，許多段落落描寫母親在家人不斷的调整、打掃、洗刷、丟棄舊物，這些無言的動作精準地呈現瑪莎親遭受離棄的憤怒和她發洩情緒的方式。

瑪莎遭逢的變故不只是父親離家出走而已，遭逢了一個因父親缺席而逐漸解體的家庭結構。母親和兄弟各自以他們的方式處理自己的生命危機，在一個人人自顧不暇的家庭裡，年幼的瑪莎得不到情緒支持，因此她的「一種狂熱警覺」都宣洩在這本名為「證據」的筆記裡，這本筆記也成為日後重組當年情境的依據。瑪莎隨時把自己觀察到的鄰人出入、行動、言談載入筆記，隔鄰新搬來的葛林先生成為她近距離的觀察對象。

將父親取而代之。這一點成為她學藝萬林的命案關鍵。而根據她筆記的記載，葛林在命案發生的當日的確出入時間異於尋常。

無辜的新娘因死者衣服被織入罪，拘留了三天，後因血親關係於衣被上兇手留下的血跡不合而被釋放。他很快地賣掉房子，永遠離開。做出在做出想像的指證後，了悟自己可以做出「你能够想像最惡劣的事情」。

書寫是一種救贖，藉書寫之苦，瑪莎拯救當年誣陷無辜鄰居的罪愆，也自我治療童年時期的創傷，本書因此有懺悔體的況味，藉著回憶人生最不堪回首的片段，把過去的自我抽離成為可以被觀察、檢視的客體；童年的瑪莎是病人，成年的瑪莎是心理治療師，童年和成年後的自我形成主體與客體的對話關係。由此觀之，本書彰證心理分析學家 *Karen Horney* 的觀點：個人並不需要心理治療，每個人都可以藉由自我分析，自我認知，成為自己的治療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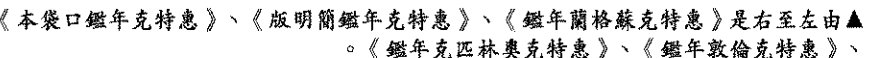
導報／岫王■

據史料記載，英國皇家海軍於一八一三年創刊了第一套海軍工具書，以提供一般民衆查閱參考，乃於一八六八年創刊了這本《惠特克年鑑》。由於英國歷史上航海業很發達，殖民地道及全球；同時，英國又是一個君主立憲國家，封建王權觀念很深，因此《惠特克年鑑》早期有關航海業（包括天文、曆算、潮汐、氣象）和王朝世系、王室成員、酋長資料的篇幅很多，這種傳統，至今也尚保存。同時，《惠特克年鑑》也一直是由惠特克公司所出版印刷，可說是公司的招牌工具書之一，就像英國的貴族世襲制度一樣，不像美國的「世界年鑑」創刊之後，換了不少公司。

然而，一向暢銷的《惠特克年鑑》，近年來在各種檢查工具電子化、網路化之後，不免也受到影響，它竟成為惠特克公司唯一虧本的產品，以至於在一九九七年被公司將編印權轉讓給 Stationery Office 公設。

好在 Stationery Office 公司仍然努力經營這部歷史悠久的工具書，除了保留其書名外，還積極創編各種衍生的附屬出版品，以爭取更多的分業讀者；依據 Stationery Office 二〇〇一年最新的出版目錄中，我們可看到除了母刊物《惠特克年鑑》二〇〇一年版已於本年（二〇〇一年）十月出版外，還包括下列各衍生的年鑑：

●《惠特克年鑑口袋本》二〇〇一年版（Whitaker's Almanac Pocket Reference 2001）二〇〇一年版以平裝式出



臺北縣三峽鎮復興路95號電話：(02)86712911
建宏五桶關係企業之門市部
臺中市中山路二號電話：(04)2260330